

# 孤客

曾志明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GUKE · GUKE · GUKE · GUKE



想不到会遇见他！更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境

况下遇见他！

我愧疚，不安，莫名的忧愁



# 孤客

——

——



孤客



# 孤 客

曾志明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GUKEGUKEGUKE

责任编辑：晏开祥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版面设计：晋 冰

书名 孤 客

作者 曾志明

出版  
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

1989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

印数 1—5,900册 字数 269 千

ISBN 7—5411—0419—1/I·389

定价：3.80元



作者近影

王志昭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人之道·····     | 1   |
| 兽之道·····     | 25  |
| 豪放派火锅·····   | 49  |
| 在遥远的地方·····  | 70  |
| 夏日炎炎·····    | 90  |
| 恶性不循环·····   | 104 |
| 辽阔的原野·····   | 120 |
| 静静的秋夜·····   | 135 |
| 孤客·····      | 147 |
| 苦涩的甜果·····   | 164 |
| 嫁不出去的姑娘····· | 188 |
| 冷雨·····      | 210 |
| 口是心非·····    | 226 |
| 微风轻轻地吹·····  | 241 |
| 妙笔生花·····    | 255 |
| 香港姑娘·····    | 265 |
| 处分决定·····    | 280 |
| 幽深的峡谷·····   | 332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下天坑.....  | 392 |
| 大车班长..... | 402 |
| 洛呷墙子..... | 410 |
| 谈判.....   | 421 |
| 列兵拉沙..... | 431 |
| 后记.....   | 446 |

# 人之道

## 1

好一场春雨，淅淅沥沥，滴滴嗒嗒，那晶莹莹的水珠儿，滴在乾土上，“哧、哧——”，泥土悄悄地发出阵阵欢笑。

土润湿了，屋顶湿了，树梢湿了。

他，浑身上下湿淋淋，但他并不急着躲雨，也根本就不想去躲，一个人在山间小路上走着。他有意要让这春雨淋淋。

是让冷雨浇浇发昏的头脑？是醒一醒正在肠胃里翻滚的洋酒？

似乎几种因素都有。

他今天可是开了洋荤的。祖宗八代也没象他这样，由省城一个当官的陪着，去一座象皇宫样的屋子里和洋人一起喝洋酒，酒后，他还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名字，只可惜他的手拿起笔来，不如编篾条那样滑刷，把田天笑三个字写得顺七倒八。再之后，城里那个当官的还派了部洋车，直把他送到了乡场上。他的家不通公路，要是汽车开得进



去，可能还要一直送到家门口哩。够阔了。县长也没他这样威风啊！

然而，他今天的心里却又十分不好过，比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阵弄他来游街还难过。洋车到了场上，那些围观的人衣服破烂使他脸红。当他经过饭馆门口时，又看见两个十一二岁的女娃娃在里面舔盘子，口腔那回旋的美味变苦了。他认得她们，这是他们山村里吴老二的两个女儿。吴老二前年婆娘死了，去年自己又摔断了一条腿，日子难熬啊。看看十一二岁的姑娘，身上穿着刷把襟襟，羞都遮不了，都是人么，你田天笑该吃洋菜坐洋车，她们就该舔盘子？

他走到场口，又遇见了他们山村里的张太婆。她在那里卖刚下树的樱桃，樱桃红得爱人，颗颗都象红玛瑙。竹篮边上，挂着油瓶子，看得出她是来换油盐钱的。那个开洋车送他的年轻驾驶员，正在和她讨价还价。

“五角！”驾驶员很神气，满有点施舍的味道。

张太婆可怜巴巴地哀求着：“六角吧？”

他走过去问：“六角多少？”

张太婆说：“这一篮。”

他心里一震。哟，山旮旯里的东西真不值钱！靠这过日子，一万年也受穷。

“卖不卖哟，五角钱一分不添。”驾驶员不耐烦了。

“卖、卖！”张老太婆着慌了。

“不卖！”他激动地走上去。

张太婆不解地望着他：“不卖拿啥去打油？”

“油钱我给你！”说着他掏出两元钱递给张太婆。

驾驶员惊讶地看着他：“哟，刚才你还坐我的车，现在咋不认黄？”

他没有理睬他，自言自语。“哼，五角钱，值啥？在城里只够喝杯水。”

## 2

天不算黑。雨天的夜虽说没有月亮，但却很亮，也能看清沟沟坎坎。山野里不时刮起股微风，送来一阵阵牛粪和泥土的混合味。

前面出现了一片灯光。

灯光是从一间瓦房敞开着的门投射出来的，给门前的石板桥涂上了一层橙黄。紧挨着瓦房，有一棵巨大的黄葛树，树冠象伞，左边罩着瓦房半边屋顶，右边伸到河上，罩着石板桥。夜色中，它的身姿更加雄伟。

啊，到玉溪河了！

这里，是山里人赶场歇脚的地方。早先，没有房子，庄稼汉们、过往客商歇脚都坐在大树下。近几年，可以做生意了，原生产大队会计龚矮子和婆娘金大风看到这是个捞钱的地方，就在树旁修盖了这间瓦房。开起了么店子。卖茶，卖酒，也卖糖果糕点、香烟瓜子，还卖炒菜。有的远方客人吃醉了酒不想走，可以住宿。店子开起不

久，龚矮子手里钱多了，就常跑县城、省城做大生意，么店子就由金大风经管了。

此刻，这女人背靠在门框上，脚交叉着，手里拿着葵花籽，有盐有味地嗑着。她象在等人。深更半夜，等谁？莫非等他田天笑？

这女人三十七八岁，长得颇有姿色，特别是那头浓发非常诱人。近几年，她常随龚矮子出去走州过府，见了不少大世面，加上包儿里钱多了，身上也闹起了紧身衫、牛仔褲。那又窄又小的衣服裤子，把身上各部分都显露出来，叫男人一看心里就发麻。因此，她的么店子生意十分兴隆。有的过路客，到了这儿，腿就走不动了，磨蹭着吃这吃那，末了还要住宿一夜。

金大风做姑娘时名声就不好。有一位工作组长，开始来时警惕很高，坚决和资产阶级香风划清界限，组织批斗她，给她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，可到离开时，却对她百依百顺了。这位工作组长好读小说，临了送给她一个绰号：阿克西妮娅。山野人弄不清这啥子“娅”是吃的还是穿的，叫起来也拗口，干脆来了个简化加通俗，叫她“白马牙”。这是一种良种包谷，又大又好吃，还带点粘性，嚼在嘴里回甜。

田天笑有点怕这女人。他不欠她的债，她也没骂过他、打过他，但他确确实实怕她。总是想法避免正面遭遇：迎面遇着他就绕道走；前后相跟时，他不是放慢脚步就是加快脚步，他闻不得她身上的味儿，见不得她那紧箍

箍的一身。白马牙早就在磨缠他了。她知道他婆娘简桂兰又小又瘦，体弱多病，而且脾气十分古怪，不但床上那些事儿不行了，就是精神上，她也经常折磨她男人。

田天笑在这样的女人面前，实在胆怯。临近灯光，他就加快了脚步，低浸着头，假装没看见靠在门框上的她，决心以最快的速度冲过石板桥。

然而，他的脚才刚踏进那橙黄的光内，却被一声甜甜的声音把他钉住了。

“笑哥，咋个？当真发了大财，下眼皮子就水肿了！”声音那样醉人。

他有些尴尬，脚也有点发软：“唉唉，我发啥大财，你和矮哥的生意才红火嘛。谁不知你们是万元户。”

“啥子万元户哟，”女人脆生生地叫道，“我们那个矮龟儿子，能当得了你一半，我做梦都笑醒了。到屋里来坐坐嘛，今晚店子里就我一个人。”

他心里抖了一下，忙说：“不啰，我还要赶回家！”

“急啥子！怕你那个干柴棍棍似的婆娘跟人跑了？看你一身湿透了，进屋来喝口酒暖暖身子。”说罢，她转身进屋去了。

象有磁铁，他身不由己地跟着走进屋。

女人没在店堂里停步，一直走进卧室去。

他走进店堂，犹疑了，只觉得心跳得厉害。

“进来呀！怕我吃了你嘛咋个？”

他不知为什么，脚不由己地走进卧室。

室内设置很阔气。彩电、冰箱、双卡收录机、电风扇、沙发、写字台、沙发床。全是洋玩艺，嗨，象走进了城里的日杂公司。这两口子硬是找了钱。

屋中间的圆桌上摆了四盘凉菜，一瓶大曲，两双筷子、两只酒杯。这是要吃夜宵的样子嘛。是两口子对饮，还是要请客？

“矮哥呢？”问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心有点跳。是探听虚实么？该死！

“那龟儿子不晓得钻到哪去了。回来给我只说了几句话就滑了，肯定今晚不回来。”又是一个信息。就是说，在这夜深人静的山野里，只有她和他两个人。

他突然间有点慌乱了。

“坐哟！”女人又招呼他。

“你这桌上摆的酒菜，难道说为了请我？”他不敢坐。

“不请你还请哪个龟儿子！”女人放肆地一笑。向他飞来多情的一眼。

他猛打了个冷颤。不由得偷偷瞥了女人一眼：哟，她今晚刻意打扮了下，脸上嘴上都抹了点红，眉毛也画过。穿了件水红色薄薄的拉链羊毛衫，胸部高高隆起，牛仔褲也很薄，薄得来三角衬褲都看得见。妈天，真穿得出来，这种打扮不要人命么！特别是对他这个精力旺盛，婆娘又是病壳壳的男人！他不敢看，有点紧张地在桌边坐下。眼睛盯着酒杯：“你咋知道我要来？”

“哟，”女人虚张地叫了一声，“你现在是大人物了，谁还不知你的行踪。是乌龟车送你到场上的对吧？阔了，鸟枪换大炮！”她也坐下来，把凳子和他拉近了点。

“你的消息真灵通。”他机械地说。

女人殷情地给他斟酒：“我还知道在城里，洋人请你吃了饭哩！”

他的心一震：这婆娘好厉害，我在外面作啥她都知道。

“洋人一定给你不少票子吧？”

“哪个龟儿子才拿他的票子！”他是个憨直人，只轻轻一激，就摊出牌了，“请我吃了顿饭，给了我一张纸。”

“啥纸？是合同吧？”

“就是那东西。”他索性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。

女人接过纸一看，叫起来：“咳，还说不是钱，好几万元啦！看你这田天笑几个字，真是一字值万金！”她把胸更紧地贴着他。

他慌忙把屁股往凳子边上移了移。气也喘不出来：“啥子值万金哟，他们还不是看中了我这双手。”他举起手来，在女人面前晃了晃。

这双手十分粗糙，指头大得象藕节。但它却十分灵巧，可以把竹子剖成比头发丝还细的篾丝；可以把这些篾丝编织成各种各样的用具，而且用具上还要象绣花似的，编上各种各样的图案：开绽的牡丹，媚人的金菊，包公铡

美图，牛郎会织女。精美极了！叫人惊叹的是，他可以用这细如发丝的竹丝，将瓷瓶、茶具包装起来，大至三尺高的花瓶，小至葫豆大小的玩物；更神奇的是，它可以将竹丝编成山水画。历代各家名人的书法，无论欧、颜、柳、赵体，笔笔逼真，简直就是几位大师的亲笔。这次到省城，他编了一幅齐百石的虾，郑板桥的字“难得糊涂”，苏东坡的词“大浪淘沙”，刚在街头一挂，立刻就被人围住了。外国商人在人堆里发现了，马上献给他洋酒、洋车。

女人爱的就是这双手。她一把纂住他的手，出其不意地贴到她脸上：“别说洋人看上你这双手，我也看上了。”

那嫩肉细皮，带着体温，带着洋人身上才有的香味，象股电流，从他手心直通到心上，他猛然间有点头昏，忙忙把手缩回来。

女人把合同还给他：“你干脆办个公司、工厂啥的。”

“办公司、工厂？”

“对，比如说篾工艺公司。你挣的钱更多，不是几万元，几十万元都能赚，出不了几年，你就是百万富翁哩！”

他摇了摇头：“说得轻巧啊。卖那么多钱，要多少人来编？”

“说的是，要不办啥厂。办了厂就雇人。你来当老

板，我给你当老板娘！”她挑逗地看着他。

他心抖了一下：“要得啥哟。你们矮哥不……”

“管他龟儿子的。”女人更大胆，又把身子贴着他的背，“他要受得气，就跟着吃口剩饭，他要受不得气，我和他离婚！来，我们两个今晚就喝杯交杯酒。”说着，她端起两杯酒，一杯递给他。伸出手腕将他端酒杯的手挽着：“干！”

熬人也有细心的时候啦！

他不能喝这杯酒！忙将手腕从她的手腕中抽出来，将酒杯往桌上一放：“不，我要回家了。”

“回家？！”女人愣怔了，“还回啥家，我这张床不比你那床安逸？你婆娘象根乾柴棍，有哪点好。再说，这两天她病得动不得。”

“啊，她病了？！那我更得回去。”他站起身就往屋外走。

女人急了：“喂，你真的就走了？”

“走了，走了。多谢，多谢。”他加快脚步，已经走到门边。

“你就不想回头看看我。”女人在身后伤心地说了一声，声音异常。

他一震：她咋的了？不会自杀吧？忙转回头去。

她没有自杀。斜靠在卧室的门框上，薄薄毛线衫的拉链全拉开了，雪白的胸全露出来。

他猛地打了个寒颤。心里在喊：“咳，罪过啊，这回



非霉三年不可！”

3

离家半月了，真还不知家里怎样，婆娘本来身体就不好。再说，这合同的事也还要和她商量。那洋酒、洋车是好喝、好坐的么！白马牙这一点说得倒有理，得办个工厂啥的，几万元的东西，他一个人咋编得出来。而且，洋人和城里当官的胃口大得很哩，也还真的说过今后可以签几十万上百万的合同。不过，他的想法和白马牙不同。人么，咋眼睛只看着自己的碗里！

他的家座落在山坳里。这里山林茂密，特别盛产竹子，坡上坡下，每家每户都被竹林包围着。

田天笑的家，除了房顶不是竹子外，从上到下，都是竹。房外一圈竹林算作围墙，房子当间是堂屋，两厢是住房，后面是厨房、猪圈。田天笑蹑着手脚走进卧室。

月亮从房顶上的亮瓦中透下来，恰好照在床上，照着睡在床上的简桂兰的惨白的脸。田天笑和她的婚姻算是包办的。虽然五十年代初期就宣布了婚姻法。但啥子自由，都要肚儿饱了才谈得上。六十年代初的田天笑，几乎天天哭，人家能嫁给他，算是他烧了高香了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尽管现在他包儿里有钱了，脸也洗干净了，对婆娘还是百依百顺。如果说有点遗憾，只是老婆不生娃娃。不过，他也想通了，有娃娃又咋样，那些长大成人的娃娃，有几个